故宮週刊

培基

漢譯滿洲老檔拾零（續）

太祖諭督堂衙門 天命六年五月

二十七日巡閱遼河以東歸降諸部、是日駐蹕鞍山堡、傳諭督堂衙門曰、投毒入井之漢人、宜詳加研訊、虛則釋之、實則殺之、惟不許我滿洲之人監斬、恐譌傳我屠僇降人也、研訊得實、可交八漢遊擊、妥爲辦理、

太祖諭海州參將 天命六年五月

二十九日自海州啓蹕駐於莫家堡之野、上諭海州參將曰、海州城年久失修、頹敗甚多、城中木寨亦多損壞、可加意趕修、並照遼瀋二城之法、設楯車火器於城外壕內、若無楯車火器可至遼陽領取、守衛既堅、可勿煩吾添派守兵也、又城中既有投毒之人、嗣後汲飲井水務宜謹愼、家中宜多派心腹看守、並命爾叔愛塔相助爲理、於是……（原缺）……

閔子騫像

（南薰殿至聖先賢像之一）

太祖諭督堂等 天命六年六月初八日

諭督堂等曰、該員等所議犒賚獻瓷器者之言、甚合朕意、夫遼河以東降人既已歸我、則河西漢人已經視如仇讐、若我又不加字畜、若輩將何以圖存、嗣後又誰肯展其所長、爲我効力哉、人無貴賤、祇須忠誠歸我、盡心圖報、卽宜從優獎賚、其煙視媚行、惟以納賄取倖爲能事者、及出身顯宦、而袖手旁觀、不肯効力者、皆國之蠧也、身雖貴顯於國奚補、至於一介庶民、幸逃死於戰陣之間、身無寸長、重蒙我豢養之恩、而乃不知感恩圖報、反陰出奸謀、投毒害我、甚者欺壓良民、獻媚明國、此等奸人、宜在人人得誅之列、倘有指名出首者、賜以官職、不願爲官、卽沒收所控奸人財產賜之、庶善惡昭然、勸懲悉當矣、自蓋州護送大金天惠帝所鑄古鐘來京之夫役、授以備禦之職、自西木城地方遺獻綠瓷罌盎之鄉民、授以守備之職、並賞銀二十兩、

滿僕城 天命六年六月

二十一日遣往朝鮮之使臣棠龍武還、以朝鮮王之言覆命曰、嗣後二國有事、可仍會議於滿僕城、使命往來亦以滿僕爲交代之所、

貝勒家蓄奴斯 天命六年七月

諭曰凡爾諸貝勒家、所蓄奴斯、宜乘幼時宮之、則其父母可因其子而獲富貴、不然、奴廝既長、往往與府中婦女私通、事覺必死、則姑息之愛、適以害之也、

托蘭等地收穫田禾條例 天命六年七月

初十日上諭自舊山關以外、托蘭、扎勒塔庫、伊瑪湖、蘇完、雅爾湖、一帶之糧、令蒙古人穫之、自舊山關以內、磐石、尙間崖、門嶺、一帶之糧、令舊地主穫之、自英額木虎覺羅以內、險谷一帶之糧、令蒙古人穫之、自險谷以內磐石尙間崖門嶺一帶之糧、令舊地主穫之、其法納哈僕柴河僕之糧、亦仍令舊地主穫之、穫糧時先記明斗斛之數、然後入倉、（本段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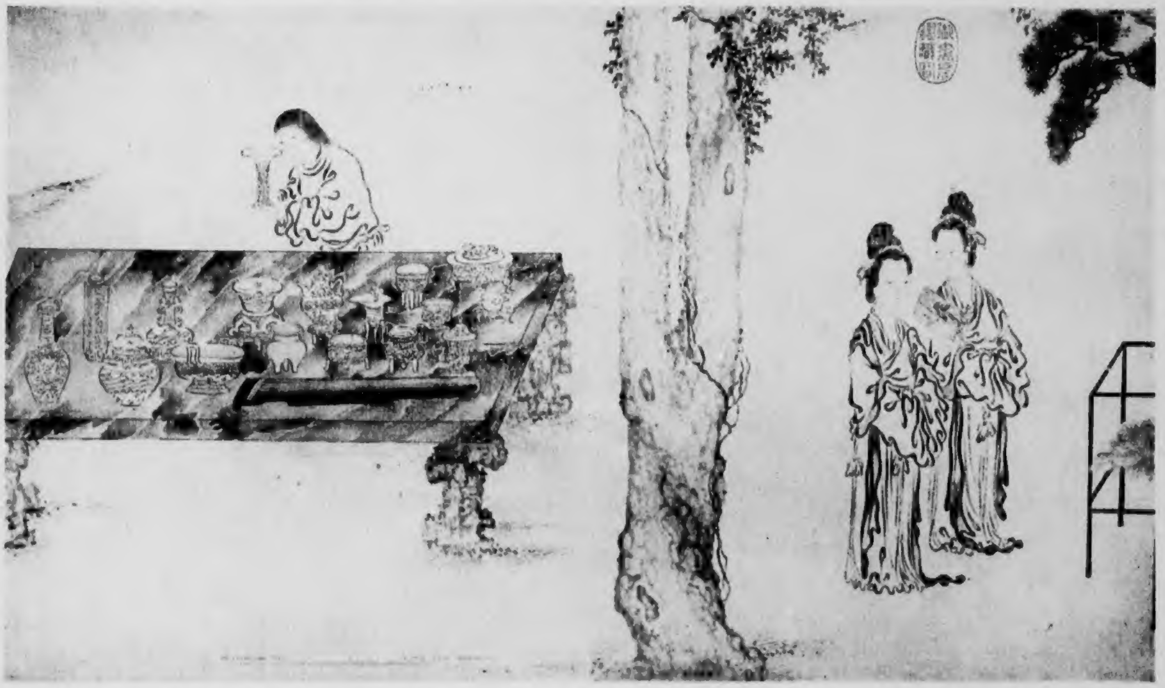
繪事雜錄（續）

明詹景鳳東圖玄覽（續）

子大家王摩詰山水一絹軸、闊尺六七寸、長幾四尺、絹粗而密、作重山疊巘、茂木叢林、帶以清溪野渚、重樓曲榭、幾盈一幅、皴小披麻兼雨點、其行筆率用刮鐵、較常所見宋范寬皴山石法殊相類、但此行筆細而密、寬乃粗而密耳、要其致趣一也、山石用筆高古沉着、而色蒼然、殆是以老入雅、至其寫林木枝葉、若點綴、若勾勒、則尖細而眇、又是以嫩入雅、如出二手、樓屋法李昭道、亦極精細、布景亦與今畫不甚相遠、乃法與意則大異、今人筆與意俱高、非宋代作者可輕易望、其山間屋不作一人物、惟于溪上、一人乘小艇、自在中流、意致可想也、色淺絳、山石以綻、花少加苦綠、淡淡籠罩、無款亦無題字、原出朱箎庵、箎庵于卷外手題爲王維、憶相傳是如此、

（接第三版）

義劉票、皆爲極珍貴之史料、第一輯現已出版、
銅版紙每輯定價二元
眉山蘇氏三世遺翰一册壹元五角　朝鮮國王來書五角　再版故宮週刊第五六合訂本各三元　清宮…朝中
日交涉史料第二册每册二卷六角　史料旬刊第四十輯一册四角　宋元畫粹第一二各四角
…外埠郵寄另加口袋
郵費每期大洋一分



宋人西園雅集圖卷之二

西園雅集圖記略（續）

想韓當時圖之、如李伯時圖西園雅集、必倣此也、是楮紙：：：一古松、松針勁秀如髮、下鋪輭草、蕭疎而雅、冲出于塵、足稱逸品也、始知伯時雅集圖中草是法混、混又本之張僧繇、：：」又云「西園雅集草勁直、先以墨練油、後以苦綠油」（東圖玄覽）蓋李氏始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、至礴礴胸臆者甚富、乃集衆所善以爲已有、更自立意專爲一家、若不蹈襲前人、而實陰法其要也、其繪畫卷軸數目、傳說亦不一、袁桷云「龍眠舊作雅集圖在元豐間、于時米元章劉巨濟諸賢皆預盍寔、于王晉卿都尉家所作也、厥後詩禍興、京師侯邸皆閉門謝客、都尉竟以憂死、不復有雅集矣、元祐更政、蘇文忠公爲中書舍人：此圖蓋作于元祐之初、龍眠在京、後預貢擧、考斯時之集則孰爲之主歟、曰此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集也、：：」（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李龍眠雅集圖題跋）陳繼儒云、「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、一作於元豐之間、王晉卿都尉之第、一作於元祐初、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、」（妮古錄卷一）程庭鷺序伯小松圖閣書畫跋云「西園雅集圖、惟李伯時卽景繪成者、其他本、或晉卿別乞人圖、或善手橅其事、而想象爲之、故布置各異、王弇州書畫跋、載仇英實父臨趙千里本、大有出藍之妙」、（按婁江王元美家藏仇實父摹臨千里西園雅集圖本詳四部稿續稿、珊瑚網古物陳列所現藏仇氏西園雅集軸或卽斯圖歟、）又謂「劉嵩年臨本、無文潛、端叔、无咎、器物不同、位置亦異、蓋各以意傳寫、不盡拘伯時蹤徑也、：：」（西園雅集圖跋及茅元儀西峯淡話）

（未完）

明唐寅高士圖　（小傳詳見本刊第四期）

本院最新出版物

故宮名畫竹集　第一輯一冊每冊二元五角

總發行所　北平北上門故宮博物院出版物發行所

清雍正耕織圖之一（插秧）

李伯時蓮社圖一軸、有徽廟簽頭、亦子大家藏、蓋秀雅之極致、後世難窺、作者嘗謂、畫家從唐至伯時良是一變、蓋去渾描而冲逸也、至南宋畫院又一變、蓋去冲逸而精奇也、至元四家又一變、浸假而率易、彼已厭精奇、欲脫而高曠不知乃迄于此、前代沉雄深鬱之趣、遂于以盡、近世纖縟浮薄之態、遂于茲而起、故吾原古法所自失必曰伯時、猶詩家有子建、而漢古遂以變改、亦時代使之然耳、伯時此圖、絹精審幾如紙、廣幾二尺、高三尺有奇、人物長逾二寸許、衣襯鐵線描、背用淡粉襯樹木、高松古栢垂槐衰柳都有、然但以點描樹身與枝、而葉則直用著綠點綴流油、要取意高筆通、不甚繁密、

（本段未完）

孤本名劇

鼎峙春秋（續）

第一百二十九齣　救主大戰（續）

〔又一體〕嗚吁吁流不盡的血淚、汗津津早濕透的羅袂、虛飄飄按不定的驚魂、恨悠悠叫不應的天和地、遭禍危煢煢受顛沛、尋思難得全生計、恨只恨苦命娘兒眼前撇離（合）凄其怯生生步難怎移蟲柄、悶沉沉此暫依、（趙雲上白）夫人在那裏阿呀、（唱）〔鎖南枝〕全家奔我、譴持兵戈簇簇四下起、曹將亂奔馳、夫人在何處、（合）不測禍人怎期、（甘氏哭科趙雲唱）聽得哀哭聲、未知是不是、（白）缺墻裏面有人啼哭、待我下馬看來、呀果然是甘夫人、（甘夫人白）呀、原來是趙將軍、可見糜夫人麼、（趙雲白）糜夫人已見了、小將差糜竺、送到主公那裏去了、小將因不見幼主與夫人、爲此又轉來尋取、喲、夫人受驚了、（甘夫人白）我被曹兵追殺、左股中了一箭、箭頭尙在肉內、少刻無人來救、我母子同死必矣、（趙雲白）小將有失救護、多多有罪、夫人抱了小主、快請上馬、小將步行死戰、保夫人殺出重圍、（甘夫人白）奴家得見將軍、（接第四版）

故宮匾額之三十七

（履祿綏厚）

套印宋黃庭堅書松風閣詩　宣紙壹元二角　高麗紙二元

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　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　宣紙三元五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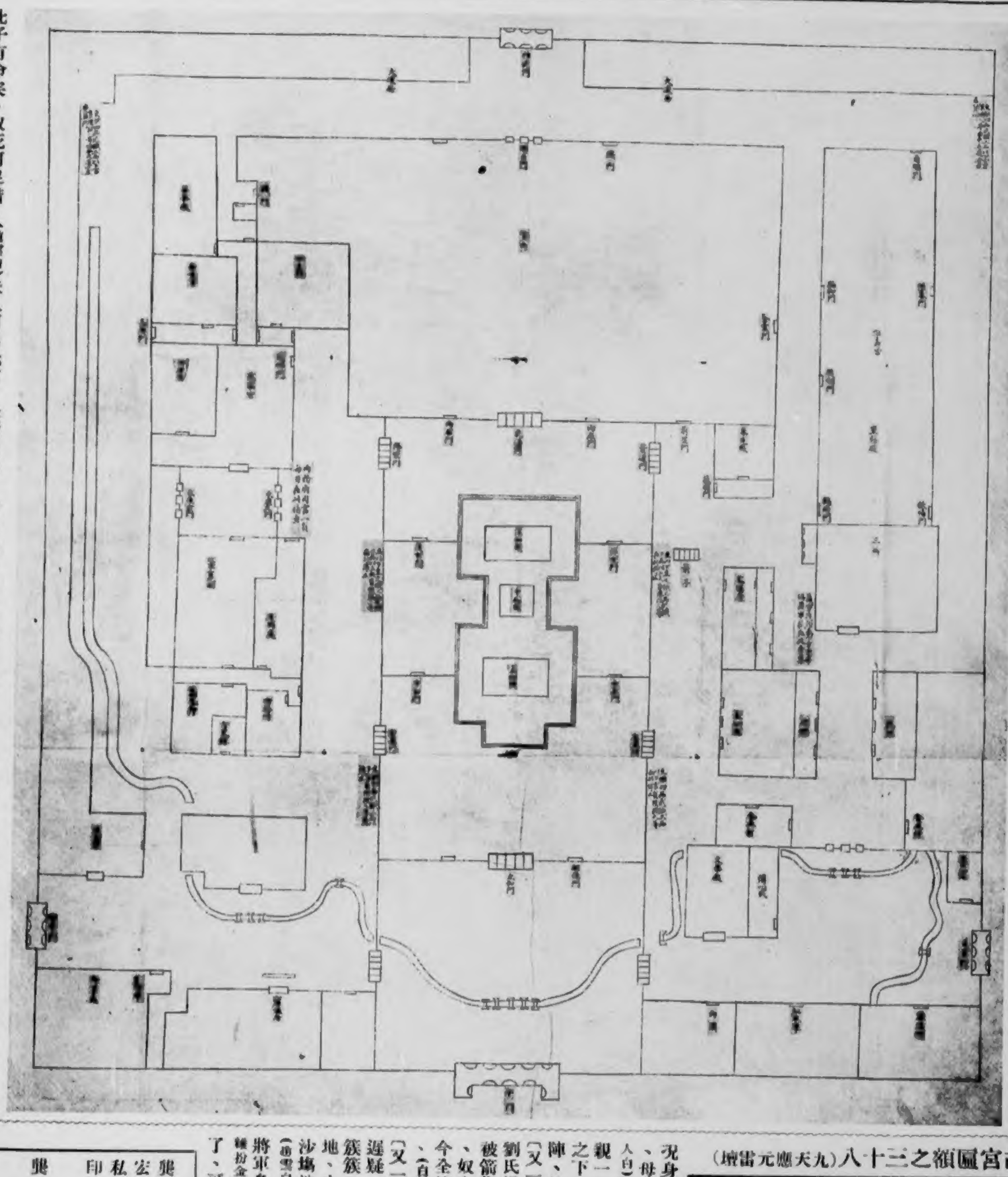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發售處　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利利公司文藝部

影印太平天國文件第一輯出版

本院新出版物

本刊每期一大張定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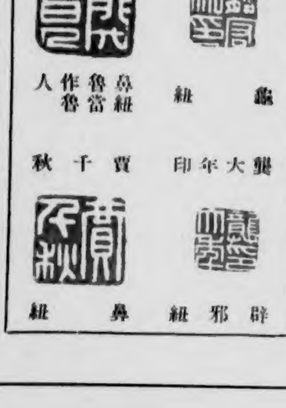
紫禁城各門圖樣（軍機處藏）



此子有命矣、奴死何足惜、(趙雲白)夫人何出此言、快請上馬、(甘夫人白)此馬乃將軍之寶、若負妾而行、前途倘遇敵兵、將軍無馬、安能自戰、(趙雲白)我但知保夫人與幼主、不知趙雲之死生也、(甘夫人白)將軍差矣、劉氏之後、只有這點骨血、此子全仗將軍保護、妾身豈不知大禮、況身帶重傷、能求生也、今妾與將軍同行、倘遇賊兵、母子兩命休矣、(趙雲白)爲今之計、將欲何如、(甘夫人白)將軍吓、將軍可看劉氏一脈、抱去此子、見他父親一面、多多拜上糜夫人、用心爲我撫養、妾死九泉之下、也得瞑目矣、(趙雲白)我趙雲不才、猶可抵敵數陣、快請夫人上馬、(甘氏唱)

[又一體]　魂離竅、意亂迷、怎奈前行步難移、只有劉氏這宗枝、附與將軍去、(白)將軍、(滾白)怎奈我身被箭傷、命在須臾、若非將軍至此、我母子兩命休矣、奴今已死、不可絕了劉氏宗嗣、你可護他前行、我今全節盡義、全節盡義、(唱合)痛得我肝腸斷、心裂碎、(白)兒呀、(唱)痛分離、無由會、(趙雲唱)

[又一體]　丹心秉天鑒、知曹兵百萬、吾擋之卽行莫遲疑、恐有追兵至、(內喊科白)夫人、(滾白)你看兵馬簇簇、戈戟紛紛、倘若遲挨、怎生脫離此地、脫離此地、夫人、我勸你卽速脫離了沙場地、(唱合)脫離了沙場地、早回還免災悔、(內喊科甘夫人白)將軍快去、(趙雲白)夫人快上馬、(甘夫人白)將軍、此子性命、全在將軍身上、將軍、你看那邊又有兵馬來了、(作墜井科糜扮金童玉女上作引下趙雲白)在那里呀、夫人怎麼墜井死了、可敬可敬、(唱)

(本齣未完)

故宮匾額之三十八（九天應元雷壇）